

名家评点中国古典名著

名家评点

西游记

主编 沙地 詹红旗

● 新华出版社

作者吴承恩简介

(约 1500—约 1582) 明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自幼即喜读野言稗史。性敏慧,博涉群书,作诗文下笔立成。屡试不中,四十三岁时才补岁贡生。约在嘉靖末隆庆初任浙江长兴县丞。未久,因不愿向上司折腰,遂拂袖而归,专事著述。他对现实深为不满,自称“胸中磨折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在民间传说和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了著名长篇小说《西游记》。《西游记》之前,他还作有志怪小说集《禹鼎志》,已佚。其诗清新俊逸。有《射阳先生存稿》。

《西游记》作品介绍

明代神话小说。吴承恩作。共一百回。故事以唐太宗时僧人玄奘去天竺(印度)取经为题材,参以民间传说、戏曲话本加工改编而成。全书主要篇幅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历经八十一难,一路降魔伏妖,扫除障碍的故事。情节虽属幻想,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反映了人民摧毁社会上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征服大自然的愿望和信心;通过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精神。此书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压迫者和一切邪恶势力的憎恨与反抗情绪。该书在艺术上突出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充分地发挥了幻想小说的特点,写出了丰富多采的故事,并通过故事描写人物。它塑造了光辉夺目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风格上突出地表现了幽默、诙谐的特点;语言流利、明快、生动。它在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此书有作家出版社本,是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根据明世德堂本,并参照清《西游记评注》《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六种本子校订、增补而成的,是目前较好的通俗读本。

毛泽东:《西游记》有永久的魅力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页—331页)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

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泽东 1957 年 5 月 12 日会见外宾的谈话（见《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下集第 1223 页）。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罪，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74—75 页）。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摘自毛泽东 1945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227 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摘自毛泽东 1938 年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长篇小说《西游记》对于毛泽东就有这样一种“永久的魅力”。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便把《西游记》说成是他从小就喜爱的一部小说。《西游记》中那些动人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给予他终生的艺术享受，即使在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

毛泽东十分喜欢孙悟空这一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神话文学的浪漫主义斗争精神。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洒脱不拘、蔑视陈规的自由个性，用他的话说即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他敲开地狱的大门口，在生死簿上抹掉自己的姓名；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耍弄各路大仙；他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手段，拔一根汗毛说一声“变”，就有无数个孙悟空前来助战；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还在上面撒泡尿，以体现自己的能耐。1957 年 2 月 8 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毛泽东告诉人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并举孙悟空的例子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 1966 年 7 月给江青的信中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毛泽东在说这话时脑海里是不是跳荡着孙悟空那洒脱不羁的形象。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搬教条，灵活机动，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性格特征的确与毛泽东有某些联系。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 1920 年 6 月 7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范的生活”。在晚年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所作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毛泽东的书屋里有一部木刻本的《西游记》，第 28 回是“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

魔”。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唐僧谴责他滥杀好人，写了一纸贬书，断了师徒关系。孙悟空悲悲切切回到花果山，得知猎户们对花果山滥施烧杀抢掠，危害到他的同伙，使用法力把千余来犯者杀得人仰马翻，不禁鼓掌大笑：“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旁边批道：唐僧的说教乃“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就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所谓“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且常常使妖魔鬼域都成灾，为虎作伥，鼓舞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在充满艰难险阻的西天取经之路上不断前行，一步步接近目的。孙悟空打死化作人形的白骨精，为唐僧西天取经除了恶，这便是最大的善事，唐僧不理解这个道理，也不理解孙悟空。他们二人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管束。结果是唐僧以善求善，阻力重重，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作现代革命的造反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反叛中庸的“乡愿”哲学。在毛泽东看来，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的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看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足，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中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尽善尽美、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的两个大弟子索要“人事”而故意刁难他们。善恶并存的永恒性必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1961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之间的论战方酣未休，国际上又掀起一股不小的反华逆流。一时间，黑云压城，寒流滚滚，形势混乱。前一年的六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在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在党的领导下，对苏共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进行了斗争。毛泽东的《七律·答郭沫若同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961年10月18日，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认为很有教育意义，剧团的同志要他提意见，他便在10月25日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他们，并呈送毛泽东。郭沫若看到剧中的唐僧是那样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而憎恨不已，把这种感情如实地写在诗里，于是诗中便有了“千刀万刮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等诗句。毛泽东在看到这首诗后，便在1961年11月17日写了这首七律和他，这首诗写道：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在这首诗里对孙悟空给予热情赞扬，极高评价，隐喻中国人民的革命勇气和信心。对唐僧则认为还是可以教育的，不同意郭沫若“对敌慈悲对友刁”和“千刀万刮唐僧肉”的观点。毛泽东热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把孙大圣当成了自己反修诗作中的主要英雄形象，通过对《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情节的具有象征性的评述，以诗的形式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如何对待中间派，正确区分敌、我、友，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1964年1月同美国友人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见解。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严重地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谈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简直就成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文艺作品（包括神话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是神话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他在《矛盾论》中说：“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因此，神话和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同一性。《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他的构思和创作动机会受到他所直接碰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矛盾的影响。

《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映。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吴承恩“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

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

张天翼认为：在《西游记》这样的古代神魔故事中，不论作者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总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唐僧取经的故事中，一边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神，上至天界，下至地府，君临万物，主宰一切；一边是受诸神统治的魔，他们偏偏要从统治势力的压迫下挣扎出来，站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他们，魔头们便拼死反抗。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敌正。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给反映出来了，而且，在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中，越发展这一点反映得越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了。”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魔头的代表，他大闹天宫，败下阵来之后，为什么归顺上界，而修成正果了呢？张天翼解释说，刚开始的时候，究竟要闹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孙悟空也糊里糊涂不很了然，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说出“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孙悟空在前七回大闹天宫，其志向不过是想得到玉帝的尊位。这说明孙悟空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了姓孙，就像刘邦、朱元璋那样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但孙悟空在前七回复仇不成，作者吴承恩便只为他安排了两个选择，或者象历代农民起义英雄黄巢、方腊那样被镇压，或者象《水浒》中所写了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张天翼的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张天翼的论述恰恰吻合了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他从张天翼的观点引伸出这样的结论：不读后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典型，在他的著作中，孙悟空成了一再被随意引用的神话人物，有时候作正面形象来用，有时候又作反面形象来用。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的运用中，常常引伸出不同的含义。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里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1938年4月，毛泽东给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学员讲话，他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从分析《西游记》人物的性格特点入手，来说明这三句话的重要性。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怕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他还同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里的人们去西天取经，有坚强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的体会是：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总会成功。（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

之包围好象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作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请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事隔几年，重庆谈判，在与国民党要人陈立夫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许，批评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西游记》第59至61回写孙悟空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价值时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器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作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孙悟空第一次借的是一面假扇，煽不灭火焰山的熊熊大火。以后他费尽心机，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去骗取扇子也未成功；后来又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最后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才降服了她，借得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而是要借题发挥，讲钻到敌人肚子里面作战的方法。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1953年9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说：“孙猴子有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1957年4月5日，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又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孙悟空那七十二变的神通，也真是适应了毛泽东那不拘一格的联想方式。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突出了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情节，妙趣横生。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同一故事以帮助说理，而且都是如此的贴切、自然，真可称得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鲁迅评《西游记》：明之神魔小说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且以为元初道士邱处机作。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

然至清乾隆末，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潜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说《西游演义》是明人作；纪昀（《如是我闻》三）更因“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亦云然，而

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约1510—1580）。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又能诗，其“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陈文烛序语），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而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邱正纲收拾残缺为《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吴玉搢尽收入《山阳耆旧集》中（《山阳志遗》四）。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谐剧著杂记”语于《艺文志》又不列《西游记》之目，于是吴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游记》之出于吴氏者亦愈少矣。

《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前七回为孙悟空得道至被降故事，当杨本之前九回；第八回记释迦造经之事，与佛经言阿难结集不合；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即魏征斩龙至玄奘应诏西行之事，当杨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则俱记入竺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难；而一百回以东返成真终。

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论》（？），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如《异闻集》《酉阳杂俎》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与，几乎改观，如灌口二郎之战孙悟空，杨本仅有三百余言，而此十倍之，先记二人各现“法象”，次则大圣化雀，化“大鹞老”，化鱼，化水蛇，真君化雀鹰，化大海鹤，化鱼鹰，化灰鹤，大圣复化为鹞，真君以其贱鸟，不屑相比，即现原身，用弹丸击之下。

然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如金磓山之战（五十至五二回），二心之争（五七及五八回），火焰山之战（五九至六一回），变化施为，皆极奇恣，前二事杨书已有，后一事则取杂剧《西游记》及《华光传》中之铁扇公主以配《西游记传》中仅见其名之牛魔王，俾益增其神怪艳异者也。

又作者稟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如记孙悟空大败于金磓洞兕怪，失金箍棒，因谒玉帝，乞发兵收剿一节云：

……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磓山，金磓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神通广大，把我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那怪说有些认得老孙，我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为此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第五十一回上《心猿空用千般计》）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未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俎》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

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作者所说，亦第云“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三藏箝口不言，但以车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十三回）而已。

《后西游记》六卷四十回，不题何人作。中谓花果山复生石猴，仍得神通，称为小圣，辅大颠和尚赐号半偈者复往西天，虔求真解。途中收猪一戒，得沙弥，且遇诸魔，屡陷危难，顾终达灵山，得解而返，其谓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而行文造事并逊，以吴承恩诗文之清绮推之，当非所作矣。又有《续西游记》，未见，《西游补》所附杂记有云，“《续西游》摹拟逼真，失于拘滞，添出比丘灵虚，尤为蛇足”也。

——（选自《中国小说史略》，有删节，1923年版）

胡适评《西游记》

《西游记》的中心故事虽然是玄奘的取经，但是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采取了金元戏剧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话来！这部书的结构，在中国旧小说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他的结构共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齐天大圣的传。（第一回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经的因缘与取经的人。（第八回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的经历。（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我们现在分开来说：

第一部分乃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话文学。我在上文已略考这个猴王故事的来历。这个神猴的故事，虽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我们还可以说这七回的大部分是著者创造出来的。须菩提祖师传法一段自然是从禅宗的六祖传法一个故事上脱化出来的。但著者写猴王大闹天宫的一长段，实在有点意思。玉帝把猴王请上天去，却只叫他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弼马温；猴王气了，反下天宫，自称“齐天大圣”；玉帝调兵来征伐，又被猴王打败了；玉帝没法，只好又把他请上天去，封他“齐天大圣”，“只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后来天上的大臣又怕他太闲了，叫他去管蟠桃园。天上的贵族要开蟠桃胜会了，他们依着“上会的旧规”，自然不请这位前任弼马温。不料这馋嘴的猴子一时高兴，把大会的仙品仙酒一齐偷吃了，搅乱了蟠桃大会，把一座庄严的天宫闹的不成样子，他却又跑下天称王去了！等到玉帝三次调兵遣将，好容易把他捉上天来，却又奈何他不得；太上老君把他放在八卦炉中炼了七七四十九日，仍旧被他跑出来，“不分上下，使铁棒东打西敲，更无一人可敌，直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玉帝发了急，差人上西天去讨救，把如来佛请下来。如来到了，诘问猴王，猴王答道：

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有，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他又说：

他（玉帝）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住在此。常言道，“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乱，不得清平！

前面写的都是政府激成革命的种种原因；这两段简直是革命的檄文了！美猴王的天宫革命，

虽然失败，究竟还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

我要请问一切读者：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教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得那样稀糟？

但是这七回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著者一定是一个满肚牢骚的人，但他又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故这七回虽是骂人，却不是板着脸骂人。他骂了你，你还觉得这是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正如英文的《阿梨思梦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虽然含有很有意味的哲学，仍旧是一部极滑稽的童话小说。（此书已由我的朋友赵元任先生译出，由商务出版。）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儿童文学，我很郑重的向他们推荐这七回天宫革命的失败英雄《齐天大圣传》。

第二部分（取经因缘与取经人物）有许多不合历史事实的地方。例如玄奘自请去取经，有诏不许；而《西游记》说唐太宗征求取经的人，玄奘愿往：这是一不合。又如玄奘本是陈氏人，父为士族，兄为名僧；他自身出家的事，本传记叙甚详；而《西游记》说他的父亲是状元，母亲是宰相之女。但是状元的儿子，宰相的外孙如何忽然做了和尚呢？因此有殷小姐忍辱报仇的故事造出来（参看《太平广记》一二二陈义郎的故事。）作为玄奘出家的理由。这是二不合。但这种变换，都是很在情理之中的。玄奘的家世与幼年事迹实在太平常了，没有小说的兴趣，故有改变的必要。况且玄奘既被后人看作神人，他的父母也该高升了，故升作了状元与相府小姐。玄奘为经义难明，异说难定，故发愤要求得原文的经典：这种考据家的精神，是科学的精神，在我们眼里自然极可佩服；但这也并没有通俗小说的资格，故也有改变的必要。于是有魏征斩龙与太宗游地府的故事。这一大段是许多小故事杂凑起来的。研究起来，很有趣味。袁天罡的神算，自然是一个老故事。（参看《太平广记》七六，又二二一。）秦叔宝尉迟敬德做门神，大概也是唐人的故事。泾河龙王犯罪的故事，已见于唐人小说。《太平广记》四一八引《续玄怪录》，叙李靖代龙王行雨，误下了二十尺雨，致龙王母子都受天谴。这个故事是很古的。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也是很古的。唐人张鷟的《朝野僉载》有一则（王静庵先生引《太平广记》所引）云：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乾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及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此事最有趣味，因为近年英国人斯坦因（Stein）在敦煌发现唐代的写本书籍中，有一种白话小说的残本，仅存中间一段云：

“判官燥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朕当识。”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门，使人奏曰，“伏维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訖，使者到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是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判官闻言，惊忙起立。（下阙）（引见《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王静庵先生文中。）

这个故事里已说判官姓崔名子玉。我们疑心那魏征斩龙及作介绍书与崔判官的故事也许在那损坏的部分里，可惜不传了。崔判官的故事到宋时已很风行，故宋仁宗嘉祐二年加崔府君封号诏有“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没司幽府”等语。（引见《东方杂志》，卷页同上。）这个故事可算很古了。

如果上文引的《纳书楹曲谱》里的《西游记》是吴昌龄的原本，那么，殷小姐忍辱复仇，唐太宗征求取经人，等等故事由来已久，不是吴承恩新加入的了。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是《西游记》本身。这一部分有四个来源。第一个来源自然是玄奘

本传里的记载，我们上文已引了最动人的几段。那些困难，本是事实，夹着一点宗教的心理作用。他们最能给小说家许多暗示。沙漠上光线屈折所成的幻影渐渐的成了真妖怪了，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高昌国王渐渐的成了大唐皇帝了，高昌国的妃嫔也渐渐的成了托塔天王的假公主和天竺国的妖公主了。这种变化乃是一切大故事流传时的自然命运，逃不了的。何况这个故事本是一个宗教的故事呢？

第二个来源是南宋或元初的《唐三藏取经诗话》和金元戏剧里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这些故事的神话的性质，上文已说明了。依元代杂剧的体例看来，吴昌龄的《西游记》虽为元代最长的六本戏，六本至多也不过二十四折；加上楔子，也不过三十折。这里面决不能记叙八十一难的经过。故这个来源至多只能供给一小部分的材料。

第三个来源是最古的，是《华严经》的最后大部分，名为《入法界品》的。（晋译第三十四品，唐译第三十九品。）这一品占《华严经》全书的四分之一，说的只是一个善财童子信心求法，勇猛精进，经历一百一十城，访问一百一十个善知识，毕竟得成正果。这一部《入法界品》便是《西游记》的影子，一百一十城的经过便是八十一难的影子。我们试看《入法界品》的布局：

（1）文殊师利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一国土名曰可乐，其国有山名为和合；于彼山中，有一比丘名功德云。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乃至云何具普贤行。”

……

（2）功德云比丘告善财言，“善男子，南方有国名曰海门，彼有比丘名曰海云。汝应指彼问菩萨行。”……

（3）海云比丘告善财言，“善男子，汝诣南方六十由旬，有一国土名曰海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应往问彼云何菩萨修清净行。”……

（4）善住比丘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一国土名曰住林，彼有长者名曰解脱。汝诣彼问……”

这样一个转一个的下去，直到一百一十个，直到弥勒佛，又得见文殊师利，遂成就无量智慧光明，不久当与一切佛等，一身充满一切世界。”这一个“信心求法，勇猛精进”的故事，一定给了《西游记》的著者无数的暗示。

第四个来源自然是著者的想象与创造力了。上面那三个来源都不能供给那八十一难的材料，至多也不过供给许多暗示，或供给一小部分的材料。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大部分是著者想象出来的。想出这许多妖怪灾难，想出这一大堆神话，本来不算什么难事。但《西游记》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长了面孔，整日说正经话，那是圣人菩萨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西游记》所以能成为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

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选自《胡适古典文学论文集》，有删节，1923年版）

《西游记》题词

（明）袁于令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匪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练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通不治？而必问玄机于玉楼，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故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

幔亭过客

——（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卷首。）

《西游记》序

（明）陈元之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谭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孙楷第云：按当重西游二字）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近意跼蹐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叙以为孙，孙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八戒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藏；以为郭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校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道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缀其轶叙叙之。不欲其志之尽堙，而使后之人有览，得其意忘其言也。或曰：“此东野野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吾为吾子之辱。”余曰：“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孙楷第云：三字疑衍文）此其以为道道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

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诤，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也。唐光禄既购是。（孙楷第云：据此则序为唐氏世德堂主人作。世德堂本乃此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元本也）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则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见非者，非也；以我见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与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后可。于是兼存焉。”而或者乃亦以信。属梓成，遂书冠之。时壬辰夏念一日也。

——《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卷首。

《西游记》总论

（清）张书绅

予幼读《西游记》，见其奇奇怪怪，忽而天宫，忽而海藏，忽说妖魔，忽说仙佛，及所谓心猿意马，八戒沙僧者，茫然不知其旨。尝问人曰：“《西游记》何为而作也？”说者曰：“是讲禅也，是谈道也。”心疑其说，而究未明确其旨。及游都中，乃天下人文之汇，高明卓见者，时有其人。及聆其议论，仍不外心猿意马之旧套；至心猿意马之所以，究不可得而知也。迄今十余年来，予亦自安于不知而不复究论矣。乙丑年，由都归省，值呈《安天会》，触目有感，恍然自悟曰：“是矣，是矣，予今而知《西游记》矣，予今而并知作《西游记》者之心矣。”自古圣贤，悲悯后世，为之著书立言，不一其旨，而其心总欲人归于至善也。故孔子之赞《诗》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此其大略也。至于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龟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实包罗天地万象，四海九州，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非一部《西游记》也。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务必迁善改过，以底于至善而后已若是乎？《西游》之有裨于天下后世，四海九州，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也，岂浅鲜哉？总之，心不诚者，西天不可到，至善不可止。作者有感于此，而念世人至多，其端又不一，故不能一一耳提面命以教之，又不能各为一书以教之，故作《西游记》，使各自读之，而各自教之也。

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晋西河张书绅题。

——（《新说西游记》）卷首。据清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其有堂原刊本）

《西游》原旨读法

（清）刘一明

●《西游》之书，乃历圣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之大道。古人不敢言者，丘祖言之；古人不敢道者，丘祖道之。大露天机，所关最重。是书在处，有天神护守。读者须当净手焚香，诚敬开读。如觉闷倦，即合卷高供，不得褻慢。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立言，与禅机颇同。其用意处，尽在言外。或藏于俗语常言中，或托于山川人物中。或在一笑一戏里，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别其真假。或借假以发真，或从正以劈邪。

千变万化，神出鬼没，最难测度。学者须要极深研几，莫在文字上隔靴搔痒。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神仙之书也，与才子之书不同。才子之书论世道，似真而实假；神仙之书谈天道，似假而实真。才子之书尚其文，词华而理浅；神仙之书尚其意，言淡而理深。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贯通三教一家之理。在释则为《金刚》、《法华》，在儒则为《河洛》、《周易》，在道则为《参同》、《悟真》。故以西天取经，发《金刚》、《法华》之秘；以九九归真，阐《参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师徒，演《河洛》、《周易》之义。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一案有一案之意，一回有一回之意，一句有一句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真人言不空发，字不虚下，读者须要行行着意，句句留心，一字不可轻放过去。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世法道法说尽，天时人事说尽。至于学道之法，修行应世之法，无不说不尽。乃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转生杀之法，窃造化之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非一切执心着意，顽空寂灭之事。学者须要不着心猿意马，幻身肉囊，当从无形无象处，辨别出个真实妙理来，才不是枉费工夫。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大道，乃先天虚无之学，非一切后天色相之邪术。先将御女闺丹，炉火烧炼劈开，然后穷究正理，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每宗公案，或一二回，或三四回，或五六回，多寡不等。其立言主意，皆在公案冠首，已明明题说出了。若大意过去，未免无头无脑，不特妙义难参，即文辞亦难读看。阅者须要辨清来脉，再看下文，方有着落。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每回妙义，全在提纲二句上。提纲要紧字眼，不过一二字。如首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灵根”即上句字眼，“心性”即下句字眼。可见灵根是灵根，心性心性，特用心性修灵根，非修心性即修灵根。何等清亮，何等分明！如次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悟彻”即上句字眼，“断魔”即下句字眼。先悟后行，悟以通行，行以验悟，知行相需，可以归本，合元神矣。篇中千言万语，变化离合，总不外此提纲之义。回回如此，须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取真经，即取《西游》之真经。非《西游》之外，别有真经可取。是不过借如来传经，以传《西游》耳。能明《西游》，则如来三藏真经，即在是矣。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每宗公案，收束处，皆有二句总结，乃全案之骨子。其中无数妙义，皆在此二句上着落，不可轻易放过。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乃三五合一，贞下起元之理。故唐僧贞观十三年登程，路收三徒，十四年回东，此处最要着眼。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通关牒文，乃行道者之执照凭信，为全部之大关目。所以有各国宝印，上西而领，回东而交，始终郑重，须臾不离，不要慎思明辨，方能得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大有破绽处，正是大有口诀处。惟有破绽，然后可以起后人之疑心，不疑不能用心思。此是真人用意深处，下笔妙处。如悟空齐天大圣，曾经八卦炉锻炼，已成金刚不坏之躯，何以又被五行山压住？玄奘生于贞观十三年，经十八年报讎，已是贞观三十一年，何以取经时又是贞观十三年？莲花洞，悟空已将巴山虎倚海龙打死，老妖已经识破，何以盗葫芦时，又变倚海龙？此等处大要着意。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通关牒文，有各国宝印，乃《西游》之妙旨，为修行人安身立命之处，即他家不死之方。此等处，须要追究出个真正原由来。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每过一难，则必先编年记月，而后叙事，隐寓攒年至月，攒月至日，攒日至时之意。其与取经回东，交还贞观十三年牒文，同一机关。所谓贞下起元，一时辰内管丹成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着紧合尖处，莫如芭蕉洞，通天河、朱紫国三案。芭蕉洞，言火候次序，至矣尽矣。通天河，辨药物斤两，至矣尽矣。朱紫国，写招摄作用，至矣尽矣。学者若于此处参入，则金丹大道，可得其大半矣。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合说者，有分说者。首七回，合说也。自有为人而无为，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无不俱备。其下九十三回，或言正，或言邪，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真，或拨火候之差，不过就一事而分晰〔析〕之，总不出首七回之妙义。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即孔子穷理尽性至命之学。猴王西牛贺洲学道，穷理也；悟彻菩提妙理，穷理也。断魔归本，尽性也。取金箍棒，全身披挂，销生死簿，作齐天大圣，入八卦炉锻炼，至命也。观音度三徒，访取经人，穷理也。唐僧过双岷岭，至两界山，尽性也。收三徒，过流沙河，至命也。以至群历异邦，千山万水，至凌云渡，无底船，无非穷理尽性至命之学。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劈邪归正，有证正劈邪之笔。如女人国配夫妻，天竺国招附马，证正中劈邪也。狮驼国降三妖，小西天收黄眉，隐雾山除豹子，劈邪归正也。真人一意双关，费尽多少老婆心。盖欲人人成仙，个个作佛耳。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写正道处，有劈傍门处。诸山洞妖精，劈傍门也。诸国土君王，写正道也。此全部本义。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所称妖精，有正道中妖精，有邪道中妖精。如小西天、狮驼洞等妖，傍门邪道妖也。如牛魔王、罗刹女、灵感大王、赛太岁、玉兔儿，乃正道中未化之妖，与别的妖不同。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演卦象，有重复者，特因一事而发之，虽卦同而意别，各有所指，故不妨重复出之。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欲示真而先劈假之法。如欲写两界山行者之真虎，而先以双岷岭之凡虎引之。欲写东海龙王之真龙，而先以双岷岭蛇虫引之。欲写行者八戒之真阴真阳，而先以观音院之假阴假阳引之。欲写蛇盘山之龙马，而先以唐王之凡马引之。欲写沙僧之真土，而先以黄风妖之假土引之。通部多用此意。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最难解而极易解者。如三徒已到长生不老之地，何以悟空又被五行山压住，悟能又有错投胎，悟净又贬流沙河，必须皈依佛教，方得正果乎？盖三徒皈依佛教，是就三徒了命不了性者言；五行山、云栈洞、流沙河，是就唐僧了性未了命者言。一笔双写，示修性者不可不修命，修命者不可不修性之义。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有不同而大同者。如《西游记》本为唐僧西天取经而名之，何以将悟空公案，著之于前乎？殊不知悟空生身于东胜神洲，如唐僧生身于东土大唐；悟空学道于西牛贺洲，如唐僧取经于西天雷音；悟空明大道而回山，如唐僧得真经而回国；悟空出炉后而入于佛掌，如唐僧传经后而归于西天。事不同而理同，总一西游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每到极难处，行者即求救于观音，为《西游》之大关目，即为修行人之最要着。

盖以性命之学，全在神明觉察之功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前七回，由命以及性，自有为而入无为也；后九十三回，由性以及命，自无为而归有为也。通部大义，不过如是。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三藏喻太极之体，三徒喻五行之气。三藏收三徒，太极而统五行也；三徒归三藏，五行而成太极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言唐僧师徒处，名讳有二，不可一概而论。如玄奘、悟空、悟能、悟净，言道之体也；三藏、行者、八戒、和尚，言道之用也。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所以一人有二名。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写唐僧师徒，有正用，有借用。如称陈玄奘、唐三藏、孙悟空、孙行者、猪悟能、猪八戒、沙悟净、沙和尚，正用也；称唐僧、行者、呆子、和尚，借用也。正用专言性命之实理，借用兼形世间之学人，不得一例混看。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以三徒，喻外五行之大药，属于先天，非后天有形有象之邪行可比。须要辨明源头，不得在肉皮囊上找寻。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写三徒，皆具丑相。丑相者，异相也。异相即妙相。正说着丑，行着妙。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三徒到处人多不识，见之惊疑。此等处，须要细心辨别。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写三徒本事不一：沙僧不变，八戒三十六变，行者七十二变。虽说七十二变，其实千变万化，不可以数计。何则？行者为水中金，乃他家之真阳，属命，主刚主动，为生物之祖气，统七十二候之要津，无物不包，无物不成，全体大用，一以贯之，所以变化万有，神妙不测。八戒为火中木，乃我家之真阴，属性，主柔主静，为幻身之把柄，只能变化后天气质，不能变化先天真宝，变化不全，所以七十二变之中，仅得三十六变也。至于沙僧者，为真土，镇位中宫，调和阴阳，所以不变。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写三徒神兵，大有分晓。八戒、沙僧神兵，随身而带。惟行者金箍棒，变绣花针，藏在耳内，用时方可取出。此何以故？夫钉钯宝杖，虽是法宝，乃以道全形之事，一经师指，自己现成。若金箍棒，乃历圣口口相传，附耳低言之旨，系以术延命之法，自虚无中结就，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纵横天地莫遮栏，所以藏在耳内。这些子机密妙用，与钉钯宝杖，天地最远。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以三徒喻五行之体，以三兵喻五行之用。五行攒簇，体用俱备。所以能保唐僧取真经，见真佛。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写悟空，每到极难处，拔毫毛变化得胜。但毛不一，变化亦不一。或拔脑后毛，或拔左臂毛，或拔右臂毛，或拔两臂毛，或拔尾上毛，大有分别，不可不细加辨别。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写悟空变人物，有自变者，有以棒变者，有以毫毛变者。自变、棒变，真变也；毫毛变，假变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称悟空，称大圣、称行者，大有分别，不可一概而论，须要看来脉如何。来脉真，则为真；来脉假，则为假。万勿以真者作假，假者作真。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悟空到处，自称孙外公，又题五百年前公案。孙外公者，内无也。五百年前者，先天也。可知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乃他家不死之方，非一己所产之物。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孙悟空成道以后，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大闹天宫，诸灭神将，皆不能胜。何以保唐僧西天取经，每为妖精所困？读者须将此等处，先辨分明，方能寻得出实义。若糊涂看

去，终无会心处。盖行者之名，系唐僧所起之混名也。混名之名，有以悟的必须行的说者，有以一概修行说者。妖精所困之行者，是就修行人说，莫得指鹿为马。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唐僧师徒，每过一国，必要先验过牒文，用过宝印，才肯放行。此是取经第一件要紧大事，须要将这个实义，追究出来。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西游》经人注解者，不可胜数。其中佳解，百中无一。虽悟一子《真诠》，为《西游》注解第一家，未免亦有见不到处。读者不可专看注解，而略正文。须要在正文上看注解，庶不至有以讹传讹之差。知此者，方可读《西游》。

●读《西游》，首先在正文上用功夫，翻来覆去，极力参悟，不到尝出滋味实有会心处，不肯休歇。如有所会，再看他人注解，扩充自己识见，则他人所解之臧否可辨，而我所悟之是非亦可知。如此用功，久必深造自得。然亦不可自以为是，尤当求师所证，方能真知灼见，不至有似是而非之差。

以上四十五条，皆读《西游》之要法。谨录卷首，以结知音。愿读者留心焉。

（《西游原旨》卷首）

因知耐庵一百八将，无甚相犯，已为能手，《西游记》小妖之名，曰有来有去，曰古怪刁钻，更有趣味。

或谓《西游》、《封神》二书无价值者。余曰：“设前无二书，忽有以斯二题烦乎今之才人者，其造意运笔，果能胜斯耶？”

或者默然。

《荡寇志》之饮参仙血，《神仙感遇传》之蒸食牛年人参，皆不如《西游记》之生食人参果，写得饕人。

孙大圣偷人参果，与鲁智深之偷银碗、抢米粥，同一疏狂。

忽发一豪兴，欲联合海内小说名家，组织一小说审定会，甄选五部之善本，次第其高下，各汇为丛书，俾后之阅者，知所注意，不致为无价值之作，枉耗其心目之力，而后之作者，亦有所矜式，是固有功于世之举也。惟以人微言轻，不克荷此号召之任，兹就一隅之瞥论，假定其等第，以请教于高明。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品花宝鉴》、《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丙等二种：《花月痕》、《荡寇志》。

《两般秋雨》如骨董肆主，炫其多珍；《西游记》如江湖眩人，且弄且诤；《儿女英雄传》如受恩老奴，话主旧事；《荡寇志》如失盗秀才，跳踉骂贼。

——（据民国八年<己未，1919>中华书局印本）

阿阁老人评《西游记》

《西游》者，中国旧小说界中之哲理小说也。细观其自借炼石化身起点，以至远逝异国，学道而归，恢复昔时一切权利，吾人苟能利用其前半段之所为，即可得今日出洋求学之效果，以精器械，以致富强，保种在是，保教亦在是。古人谓妙诀即在书中，吾于《西游》亦云。

——（《月月小说》第一卷<1906>。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